

吴怀祺 主编
吴怀祺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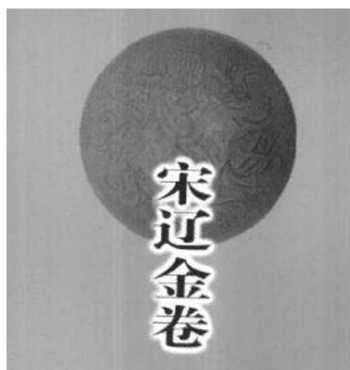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史学 思想通史



宋辽金卷

黄山书社

中国史学 思想通史



黄
山
书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史学思想通史·宋辽金卷/吴怀祺主编;吴怀祺著.
—合肥;黄山书社,2002.2
ISBN 7-80630-726-5

I. 中… II. ①吴… ②吴… III. ①史学史:思想史
—中国—宋代 ②史学史:思想史—中国—宋辽金时代
IV. K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6139 号

*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.375 字数:324 千
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0001—2000 册

定价:24.00 元

2001—2005 年国家重点图书

吴怀祺 主编

吴怀祺 著

作者简介

吴怀祺,男,汉族,安徽庐江县人,1938年9月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,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吴怀祺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,特别是在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内做了开拓性的工作,培养了一批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、硕士生和访问学者;为深化对中国史学思想的认识,十多年来,注意研究易学与中国史学的关系,注意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民族特征。

著有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(黄山书社),《郑樵文集(校补)·郑樵年谱稿》(书目文献出版社),《中国史学思想史》(安徽人民出版社),《郑樵评传》(广西教育出版社)。主编并参加撰写的作品有《中国大事典·宋卷》(中国工商出版社),《中国文化通史·宋卷》(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);点校整理清人钱澄之的《田间易学》等。在白寿彝教授主编的《史学概论》以及《中国通史》的《导论》卷、《中古时代·五代辽宋夏金时期》(下)中,承担相关章节的撰写任务。

发表的学术论文有《论中国封建史学的二重性》、《简

论宋代理学对史学的影响》、《中国近代考据学和王国维的古史新证》、《易学与中国史学》、《全球化趋势与新世纪史学》、《历史学、历史观与 20 世纪社会变动》、《新中国史学 50 年》等 150 余篇,多篇为《新华文摘》以及其它相关的文摘刊物所转载。

原 序

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在建设中的学科。从近年发展的形势来看,这门学科还需要历史文献学史、历史思想史、历史编纂学史、历史文学史、史学比较研究等分支学科的建设。关于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,可以是断代的,也可以是地域性的;可以是对史家、史书、史学流派研究的专史,也可以是对于一些问题的综合性研究。在表述形式上,在一般的史书史论形式外,还可以采取各种形式,如《古文辞类纂》式的、《古书疑义举例》式的,等等。这些分支学科的建设,是建设、发展史学的必要手段。吴怀祺同志的这部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,是史学史分支学科中的一部断代史,也是一部专史,正是为适应分支学科的建设而作出的成果。

长期以来,吴怀祺同志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富有热情。1964年,北京师范大学招考史学史研究生,他被录取了,因故未能入学。十四年过去了,1978年,北京师范大学再度招考史学史研究生,他再次被录取,并于1981年取得硕士学位。此后,就一直从事史学史的研究工作。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。先后发表史学史研究论文近六十篇。现在我们手里的这部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,是他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。宋代史学著作繁富,抓出个头绪来很不容易,我祝贺怀祺同志取得的初步

成功。宋代史学研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,希望怀祺同志能坚持下去,作长期不懈的努力,继续不断地获得新的成果。

白寿彝

1992年2月于北京

原后记

(一)

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出版了，这个时候的心境是复杂的，三言两语说不清。十多年来，我的读书、写作的兴趣集中在三个方面，一是宋代史学，一是近代史学，还有一个方面是史学理论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宋代史学上用的气力更多一些。这些年发表的几十篇文章，分分类，近六十篇是这三个方面的内容。其他时期的史学、其他领域的研究心得的文字也有，但不多。

研究宋代史学，在两个问题上感受较深。一个是宋代史学和社会的关系，一个是理学和史学的关系。后者，一般研究宋代史学的文章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。但理学对宋代史学产生的效应，确实存在。这并不奇怪，一个时期的史学，特别是史学思想所达到的深度，和那个时代的哲学发展的程度总是息息相关。

理学和史学是辩证的联结，影响是双向进行。理学对史学的作用有正面的，也有负面的。理学家要完成理学体系的构建，贯通天人思考，对“社会”人的历史这一方天地，自然不能缺少研究。两宋重要的史学家，大多数又在理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。两宋史学因此产生理学化的倾向，也就不难理解。史学存在理

学化的倾向,又有摆脱理学化的情形,结合宋代社会的矛盾的变化,可以认识史学这种矛盾运动的根由。由此,我们可以看出两宋史学发展的阶段性,把宋代史学作为一个运动的过程来把握,避免把宋代史学当作一串史家、史著的毫不相干的集合体。

还是在三年前,我提出“宋代理学和史学”的研究课题。课题请吾师白寿彝先生以及邱汉生先生、刘家驹先生评审,诸位老先生肯定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,给我很多鼓励。这个课题涉及到史学和哲学两个方面,也可以说是史学和哲学交叉的课题,难度是大的,对我来说,难度就更大。但我有兴趣,我一寸一寸地往前行,读书、写札记、写文章。后来,我想还是侧重从史学方面展开讨论,写成宋代史学思想史为好。两宋史学是我国中古时期史学极盛时期,抓住这个关节突破,向两端扩展,向上溯先秦两汉至隋唐探源,向下往明清近代延伸,以求得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一以贯之的脉络,这对于认识整个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有益的。这就是这本书写作的由来。

宋代史苑在中古时期是众芳竞艳的园地,史著繁富,史书体裁增多,史家紧贴着现实波动的脉搏作出反应,对历史的认识向着哲理化方向发展,这些方方面面的成就使人眼花缭乱。经过读书、思考,我把有关的史学思想理出端绪。有的题目前人已经有精到的研究,自己读书后,又没有更多的话要说,我想还是不要“硬写”为好。北宋前期的史学思想相对地说,较为贫乏,这部分有关内容在《绪论》中叙说后,后面就不再列专章。有些问题,如宋代地区性特征的史学,宋代古史著作中的上古史观念等等,

我提出初步看法,放在附录中。一本学术研究作品,在体例上要有例可守,而不为例所拘,有心得多写,心得少则少写,没有心得就不写。在不影响反映史学思想变化大势的前提下,作一些变通处理,应该是允许的。

(二)

在研究生学习阶段,我对宋代史学产生兴趣,毕业论文的内容是研究郑樵史学,十几个春秋过去了,完成了宋代史学思想史的草创工作。十多年来,是吾师白寿彝先生耳提面命,示我以学问轨辙,在先生的学术精神熏陶下,我初步理解治史的辩证法。这本书有可取的地方,也是先生指导的结果。我秉性鲁钝,对先生的话一时不能完全领悟,由此造成书中有大大小小的疏误,随着年岁增长,读书增多,理解加深,在师友帮助下,将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,纠正缺失。

先生年逾八秩,史学巨制多卷本《中国通史》在陆续发稿,每一卷等着先生过目审订。加之日常的学术事务,其繁忙程度,用“万忙”两字形容并不为过。特别是师母辗转病榻很长时间,今年一月辞世。生离死别,揪心疼痛,撕裂肝胸,先生于悲戚之际,为这本书作序,呜呼,吾复何言哉!《序》中写出对学术发展的期望,提出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设想,也表达老一辈对后辈寄予的厚望。我立愿加快研究的进程,在不太长久的时间内写出宋代史学史,在有生之年对整个中国史学思想史有一个初步的探索。

《序》中说到我两次考取研究生的事,如烟往事,浮上心头。1961年大学毕业后,我走上工作岗位时,父亲把自己用的线装书前四史以及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、《书目答问》送给我。这使我有接触史学史的可能,产生进一步学习史学史的愿望。1963年秋,国家首次公开招收研究生,仰慕先生的学术的精深造诣和声望,我壮着胆子报考先生的研究生。经过考试,我又履行了各种手续,1964年秋北师大发来录取通知,但由于种种阻挠,负笈京华的热望终化为泡影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,在昔日师友的鼓励下,经过十四年,我再一次报考,终于有幸在先生指导下学习中国史学史。1981年秋,我留校工作,先生将他保存的我在1964年写给他的信,交给了我。没有更多的语言,也无需更多的语言,恩师情和期待统统在无言之中。经历上的坎坎坷坷,我当作是一种磨砺。潜心学术,自是清苦,然又有自得的乐趣可寻。我还要这样走下去。

(三)

这本书能很快出版,要谢谢黄山书社的同志。两年前,宋启发同志在北京知道我在写这本书,提出编这本书的希望。这期间,书函往返达十余封之多,没有学术上的热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在书稿编排、校对上,他耗费大量的精力,书稿有成功处,也有他的劳动在里面。社长黄勤堂同志为书稿付梓作安排,提供条件。还有沙总编及其他同志的努力,才使这本书能及早问世。在当前出版界很多人一窝蜂去搞创收的情形下,能够瞩目学术

著作,是要有出版家的气度和识见的。这是我想到的又一点。

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国昌教授、史学所所长龚书铎教授知道我在写书稿,给我以鼓励,谨在此表示谢意。

吴怀祺

1992年2月于北京师大

题 记

吴怀祺

我的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是 1992 年出版的,到今年 2001 年,头尾是十年。这十年,我是一头扎在史学思想史领域内摸爬滚打。1996 年,我的《中国史学思想史》出版了,另外写出几十篇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。为深化对中国史学思想的认识,又用不少力量研究《易》学与中国史学思想的关系;这期间,培养出几届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生、博士生和访问学者。

在诸多师友和黄山书社同仁的大力支持下,现在我正在着手主编、撰写多卷本《中国史学思想通史》。

这里的《中国史学思想通史·宋辽金》卷,基本还是当年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的框架,本想来一个“旧貌换新颜”,增写更多篇章,但考虑再三,还是没有动手。主要是两点考虑,一,当年那本书是自己的真正读书后的心得,初步经受住岁月的考验,海内外学者对书稿反映还不错。记得 1998 年去台湾参加史学史讨论会,几位研究史学史、研究宋史的学者,对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的反映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我想还是继续让时间去考验已经提出的

认识为好。二,这几年研究范围扩大了不少,而在宋代史学思想方面下的功夫,相对来说是少一些。在心得不多情况下,我想还是不要硬撑着去翻新内容、增扩篇幅。

但《中国史学思想通史·宋辽金卷》毕竟不是过去作品的重印,还是有新的思考。这几年在辽、金史学方面作了一些研究,深感辽、金史学的丰富和深邃,是我们民族史学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,不但要写,而且要把宋、辽、金的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,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思考。

1992年出版的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,重视研究宋代社会与史学、理学与史学的关系,可以说这是和别的书不大一样的地方;到了这个层次,似乎还不够。关于理学与史学的关系,如果再往深一点思考,就要研究宋代《易》学、《春秋》学与史学的关系。在此以前就感受到《易》学的通变思想对史学产生的巨大的影响,写出几篇文章。到研究宋代史学时,认识到研究《易》学与史学关联是绝不可少的。《易》学在会通儒释道中的重要作用,是其它经籍不能替代的,因而研究这专题对于认识理学同样是必要的。《春秋》学直接与宋代史学中的民族思想联系在一起,又直接影响到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变化,成为中国史学思想二重性的表现形态之一。总之,《中国史学思想通史·宋辽金卷》看似变化不大,但确又反映这几年的史学兴趣所在。

有关史学思想的理论问题将在全书第一卷的《总论》中作出说明。

这十年,老一辈学者先后辞世,父亲吴孟复先生是1995年

去世了，恩师白寿彝先生又于 2000 年春离开了人间。重读 1992 年写的《后记》，我的心碎了。而今不少人为了显示自己在学术上的“伟大”，动辄说“某某时代结束了”。对此，我只能哑然以对。我写纪念恩师白寿彝先生的文章，特别将标题写为：“永恒的薪火”。

先辈燃烧起熊熊薪火，照之以天光，其业绩成为民族文化宝库中的明珠。文化只能在一代一代传承中向前发展，不会中断，更不可能中断。我也是年逾六十的人了，我当记住先生的话：

不断摸索，要赶紧走上大道。

2001 年 6 月 18 日
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七楼

目 次

作者简介·····	(1)
原 序 ·····	白寿彝
原后记·····	(1)
题记·····	(1)
导 言·····	(1)
第一节 宋代史学思想的新精神·····	(2)
第二节 宋代社会、学术与史学思想 ·····	(8)
附：关于宋代易学的传授·····	(30)

第 一 编

绪 言 ·····	(35)
第一章 欧阳修的史学思想 ·····	(45)
第一节 北宋的《春秋》学和《新五代史》编修 ·····	(49)
第二节 欧阳修的易学、理学和史学·····	(63)
第三节 欧阳修的疑古辨伪 ·····	(76)
第二章 二程的历史观 ·····	(86)
第一节 史学在二程理学中的地位 ·····	(89)